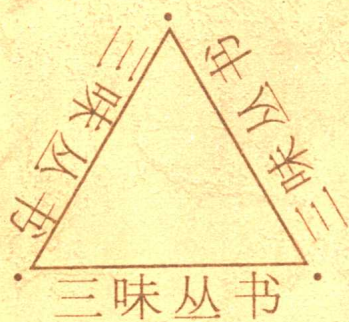




· 詹同 ·

冰核儿集

詹同

· 詹同 ·

冰核儿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冰核儿集
詹 同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375 印张 155 千字 1997 年 6 月 1 版
1997 年 6 月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11.00 元

ISBN 7-5434-2907-1/I • 297

序

詹 同

书稿编成，大都是些不起眼的小块文章，况且没有涉及什么大主题，写法也不一，皆是些兴来所致、想来就写一类，于是拟定书名一时又犯了难。

江南的梅雨天，整天价让人透不过气来。待梅雨一停，天又暴热，人又似坠入蒸笼。

忽而想起，童年时在北京，每逢炎夏，于平民区常见的卖“冰核（北京方言音胡）儿”的来。大多是老人或小孩子手提小篮，篮里盛着厚棉套裹着的天然冰块，遇着买主，现敲现卖，一枚小钱能买上一整块，或是几小块碎冰，或吃，或在额头擦抹，多少能减去几分暑意。卖冰核儿的这不起眼的小生意，确受着赶脚的、卖苦力的、以及于酷暑时节仍不得不外出谋生的人们所喜爱。

于是又想，设若我那些小文章，亦如冰核儿一样，能为热得发昏的人们头脑里增添上丁点儿凉意，岂非大好事，由此，《冰核儿集》这书名就如此这般定了下来。

说明白了书名的原委，捎带脚儿把序言也算是解决了，真得感谢这闷热天，令我能想到这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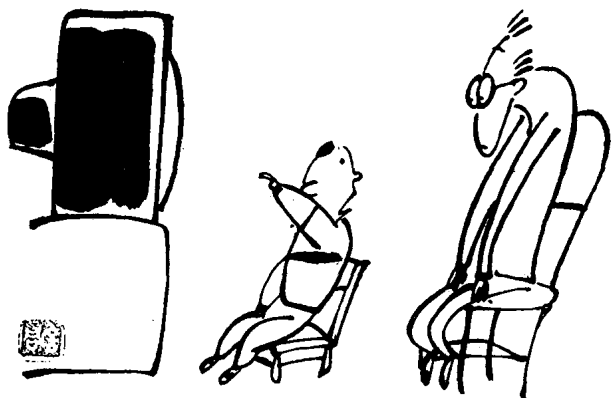
1995年梅雨季节于上海

目 录

好坏之间·····	(1)
难得小花脸·····	(3)
千里挑一·····	(5)
收藏家“万岁”·····	(9)
阿猫、阿狗之类·····	(13)
又见《推背图》·····	(16)
且看那眼神·····	(20)
也由于谦想起·····	(23)
祝君长寿·····	(26)
排名的门道·····	(29)
还须下去·····	(32)
一窝蜂一类·····	(35)
掂自己斤两·····	(38)
雨天里的回忆·····	(41)
何韦与水墨漫画·····	(46)

这位小老弟·····	(51)
我说“万氏兄弟”·····	(56)
再说“万氏兄弟”·····	(60)
三说“万氏兄弟”·····	(63)
“痴”人杨建峰·····	(67)
《小不点》杨秋·····	(72)
此情未了·····	(77)
绿化篇·····	(81)
环境篇·····	(90)
踏上童年的足迹·····	(97)
银海洲·····	(101)
“干校”杂记·····	(107)
煤山散记·····	(115)
贵阳三记·····	(121)
习斋猫趣·····	(132)
仅一次干杯·····	(136)
观前街忆旧·····	(139)
绿荫情怀·····	(142)
我的头一本文集·····	(145)
与书结缘·····	(149)
书与广告·····	(152)
买好书不易·····	(154)
逛书店忌人陪·····	(156)
乱了套·····	(159)
知错不改·····	(161)

又画“马屁精”	(164)
画的是一个时代	(167)
想来就画	(171)
“感谢四川人民”	(174)
关于“校园漫画”	(178)
创作琐谈	(181)
致“六场绝缘斋”主	(194)
致白善诚夫人	(198)
致一作家	(203)
回归	(205)



好坏之间

孩子们好奇心强，求知欲也旺。就说看电视，一打开电视机，看影视片，就一个劲儿地“好人？坏人？”问个没完。

要是以往，挺好办。任凭哪一部片子，好人一上场，看

那长相，那姿势，那表情，真是气冲寰宇，一派威严；再加上灯光、色彩、音响一烘托，甭劳您多讲，孩子早就明白。及至坏人一出现，那就更简单，先看那脸色，不是发青就是偏蓝，再加上斜眉、歪眼、勾头、缩肩，就更没必要再对孩子们费口舌。

现如今就乱了套，好人上场，满身流气，坏人出现，一派尊严。别说孩子们看不明白，连影视剧的老看客也都傻了眼。

据说有的摄制组的老少爷儿们，压根儿就没打算冲人说谁好还是谁坏。只是图个编的、导的、拍的加演的，还有那出钱的，大伙儿一块儿过把瘾，一块儿潇洒一回。行家说，人家这叫充分发现和表现自我，和国际接轨，这招数最走俏。

曾几何时，论说起一个人来，说起他好时，差不多他未出娘胎那会儿，就已经是坚强的革命者。说他坏时，愣能从古书堆里寻觅出证据，道他几辈子老祖宗皆属奸刁之流。

时过境迁，当人们终于敢承认任何伟人英雄和领袖也都是凡人时，似乎也才明白，门门都能得一百分的学子，将来未必都能成为科学院院士这个简单的道理。

于是，几位有学问的人又变着法儿找依据，引典故，那架势，非要从神仙一般人物的“个人简历”里挖出几条见不得人的疵点。又要自那魑魅妖邪一类中间请出几位正人君子来。到头来，是好是坏没商量。行家们又说，这叫做揭示人物生活的多侧面，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也为时下颇流行。影视作品如此，在时兴的那些“纪实”、“传记”巨著中也不难寻出这类实例。

1995年

难得小花脸

明人孙传能在其《剡溪漫笔》中曾有“花脸文字”之说，其文曰：“今人铭状表传诸作，陈眉公谓之花脸文字，如戏场丑净，说话多是虚而不实。蔡中郎云：‘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其流弊已久，但不如今之甚耳。”

当年蔡伯喈先生对自己写那类净说别人好话的铭文，还有羞耻之心，觉着惭愧。相形之下，如今一些捏笔杆子的，胡吹乱捧而毫不脸红，其本事更要高明得多。

大凡世间，人人都爱听好话，相信不挨骂长不大的那类人毕竟是少数，但好话说得不能离了谱。固然，说爱迪生未出娘胎那会儿就能创造发明，这样的文章大约没有谁敢写。但是写伟人自小就有当领导才能一类“传记”或“纪实文学”，我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两篇。

曾几何时，说好话能把死人说活、说坏话也能把活人说死已是司空见惯。那“追悼会上没坏人，批判会上没好人”一类事也依然行情看好。孙传能把“说话多是虚而不实”的文章皆归于“花脸文字”，我猜想那含义大约一是说这班文字场中的小角色都是插科打诨一流，够不上品位，不值得一顾；再

是说那鼻子上画一块白的小丑般文字，为正派人所不肯为。但是，历来戏剧舞台上小花脸这个角色，又是缺之不可的。君不见，诸多正面人物不便开口的话，则非丑角莫任，而最属难能的是丑角能指着自已鼻子骂街，依现代时兴话为“自我嘲讽”，这更是正面角色所望尘莫及的。

丑角可贵，没有他唱不成一台戏。“花脸文字”毕竟也缺不得，没有它也构不成一个绚丽多姿的文坛。只是对那丑角面孔须认清，免得上其“胡吹乱捧”的当，以为他那些插科打诨都是些正言论。

1995 年



千里挑一

如同小时候过年一样，看着桌子上摆着各式各样糕饼，拿不准主意吃哪一样好。也如同后来稍长大，口袋里装上家里长辈给的几毛钱，站在小人书摊头前，下不了决心是买《施公案》，还是《海京伯大马戏团》一般。这些年体虚多病，琢磨保命，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机，所见的胶囊、滋补液、营养素一类，一律是包治百病，胜似仙丹，依旧是令人挑花了眼。再搭上时下，于商品市场中，那多彩纷呈、良莠兼陈、真真假假的广告烟雾中，能识别真伪，也得需要点“特异功能”，稍一慌神，兴许就能把假货当成宝贝捧回家，到头来自认晦气了事。

岂料想这些年，此类商品市场上的“流行病”硬是感染及艺术创作，别的领域且不谈，漫画界现象就足以令人不安。

这些年，我有幸参加过多次漫画评选，有中国美协主办的漫画展评选、评奖，有地区性漫画大赛评奖，以及全国美展的漫画评奖。说老实话，每次工作中，总感到压力颇大也顾虑重重。倒不是担心有人找上门来拉关系、通人情、走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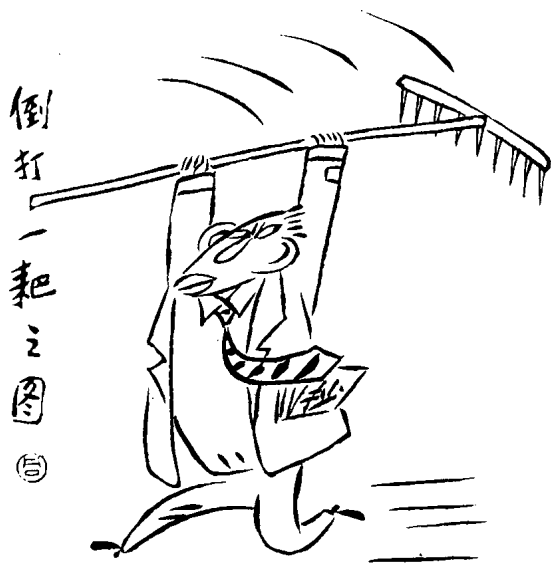
子，最主要是一来惟恐优秀作品遭疏漏，二来生怕蹩脚作品混过了关。尤其是这几年，画抄公之作居然也大模大样来参赛，有时竟也能骗过评委们的眼睛。

有人说这类事防不胜防，也不可能苛求于评委们能将世上所有的漫画作品一览无余，并且都能牢记于心。此话自然也有道理，但毕竟见着明摆着是抄袭之作，居然能入选，甚至于获奖，心中总觉内疚。

如今，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以各种名目举办的漫画大赛一类活动如雨后春笋，这原来是大好事，尤其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单位与个人，为了繁荣漫画艺术创作而提供优厚的经济后援，确实值得敬佩。但如此，却也为一些长于制作“伪劣商品”的漫画界同行提供了有机可乘的条件。

漫画是艺术，漫画作品是完整的艺术品，除去其表现主题能深刻感人外，在构图、在笔墨、在黑白效果之对比、在线条粗细、流畅、稚拙之选择上均应下功夫认真刻划。有人误解漫画是作者“漫不经心”“一挥而就”之作则属大错，有的作品竟自以此自誉，且当成“创作经验”一类四处传播，则无异于向漫画艺术抹黑。尤以不讲画德，动辄抄袭、剽窃，其作品竟能批量生产，在其抄袭行径被揭穿，竟使用猪八戒倒打一耙之战术，说某某人的作品也是抄来的，他抄我为什么不能抄的作者则无异于市井中之泼皮耍赖，有辱于漫坛了。

有位漫画前辈 30 年代就说过这样的话：“漫画家要有一张好的创作，也就不能猫猫虎虎。中国有很多漫画创作，第一没有表现的力量，第二观察不精细……我以为没有新的动人的表现技巧，只是平淡无奇，或是抄袭剽窃得来的漫画，还



是不画为妙。而精细的观察，要睁大了眼睛到社会上去看。闭门造车的漫画家，不会有一张有价值的作品。”

六十年前的这些话，今天听来依然有益。

本文即将结束之际，接漫友来信，说及其十余年前的旧作，被另一位同行无论于主题、表现手法、构图乃至人物造型一律毫无二致般重复一遍发表，有趣的是，这幅“作品”竟被某报视为“佳作”而选刊云云。足见前文之所述，确非我之多虑。

漫画评选中得一幅好画大多要千里挑一，难免也会挑花了眼，而且愈是“伪劣产品”，则其包装愈华丽，愈便于欺骗。对之不能不多留一点心眼儿。

1995 年

收藏家“万岁”

这年月，什么玩意儿都能收藏，一收藏也就都能成“家”。

有收藏石头的，有收藏砖头的，有收藏瓦块的，也有收藏毛巾、手帕的，就差收藏鸡毛蒜皮的了。

如今成个“家”也真透着容易，只要有人肯吹，按时下的话说，经什么媒体一闹腾，潇潇洒洒，“家”这顶桂冠就会飘然而至，稳戴在头顶之上，便当之极，也煞是舒坦。还有那成了什么“大王”一类，就更值钱，其声望于国内外皆能称得上响当当，闹大发的，还能上国外去转悠一趟，比如脚丫子写字，用嘴巴吹气作画的，愣是能把老外唬得目瞪口呆，不过这可就算不上收藏家的范围，暂且放下不表了。

我认识几位在收藏方面确是老老实实而又成绩斐然者，他们下了几十年功夫，为了把一两件有价值，而且绝门儿的物件收藏到手而不至于外流至海外，宁肯自家省吃俭用，受尽辛酸。在“浩劫”那年月又为了免遭破坏与遗失，甘愿顶风冒险，确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如今，他们之中有人开了家庭博物馆，对外开放，免费供人参观。也